

何謂真假？昔有儒生數輩，謁中峯和尚，問曰：佛氏論善惡報應，如影隨形。今某人善，而子孫不興；某人惡，而家門隆盛；佛說無稽矣。中峯云：凡情未滌，正眼未開，認善爲惡，指惡爲善，往往有之。不憾己之是非顛倒，而反怨天之報應有差乎？衆曰：善惡何致相反？中峯令試言其狀。一人謂詈人毆人是惡；敬人禮人是善。中峯云：未必然也。一人謂貪財妄取是惡，廉潔有守是善。中峯云：未必然也。衆人歷言其狀，中峯皆謂不然。

【註】儒生、是有學問的讀書人。謁字、是前去拜見的意思。中峯和尚，是元朝時代的人，在浙江、安徽、兩省交界地方的一座天目山上修行的。是一位很有道行的高僧，元朝封他做普應國師。國師、是全國的法師，地位是極尊重的。隆字、是興旺的意思，同盛字差不多的。無稽、是沒有憑據的意思。正眼、就是法眼，是佛學裏頭的話，吾們這些人的眼，只可以叫做肉

眼，因爲是肉做成的，沒有什麼大用的。法眼、是不論怎樣遠到萬萬里的地方，已經過去的萬萬年，同了沒有到來的萬萬年的事情，都可以看得到的。但是要修到了菩薩，纔能夠有法眼。毆字、就是打。廉字、是不貪錢的意思。潔字、是清白，也是不貪，不做壞事的意思。

【解】吾現在把上邊所說，應該細辨的各種善事的做法，一種一種分開來講明白他。怎麼叫做真假呢？我來告訴你們。從前有幾個讀孔教書的人，去拜見中峯和尚，問道：佛家講善惡的報應，像影子跟住那個形像一樣的，形像到那裏，這個影子也到那裏的，不會離開的。這是說做了善事，就一定有好報應，做了惡事，就一定有苦報應，決不會不報的。爲什麼現在有一個某人，是善的，他的子孫反不興旺？有一個某人，是惡的，他的家裏頭，倒發達得很？那末佛所說的報應，是沒有憑據了，中峯和尚說道：平常人所有庸俗的見解，沒有洗除乾淨，法眼沒有開，那就會看錯的。認善的反算他是惡的，指惡的反算他是善的，這是常常有的事情。並且看錯了，還不恨自己顛

顛倒倒，把是的算他不是，把不是的算他是，怎麼反怨天的報應錯了呢？各人說道：大家看善的，自然算他善，看惡的，自然算他惡。那裏會看得相反，把善的算惡，惡的算善呢？中峯和尚聽了這班讀書人的話，就叫他們把他們所認做善的，是怎樣的。所認做惡的，是怎樣的。把那些事情實在的樣子都說出來。有一個人說：罵人、打人，是惡；恭敬人、用禮貌待人，是善。中峯和尚道：你說的不一定是哩。又有一個人說：貪財亂要錢，是惡；不貪錢財，清白守住正道理，不走邪路，是善。中峯和尚道：你說的也還不一定。那些讀書人，各人把各人平時所看到的，種種善惡的實在事情，都講出來，但是中峯和尚都說不是的。

因請問。中峯告之曰：有益於人，是善；有益於己，是惡。有益於人，則毆人、詈人皆善也；有益於己，則敬人、禮人皆惡也。是故人之行善，利人者公，公則爲真；利己者私，私則爲假。又根心者真，

襲跡者假；又無爲而爲者真，有爲而爲者假；皆當自考。

【註】利人、是使得旁人有益。根心、是從良心上發出來的。襲跡、是抄老樣的意思，就是本來沒有誠意，照例做做的意思。無爲有爲兩個爲字，都要在右邊上角加一圈的，是爲了什麼緣故，或是爲了什麼希望的意思。無爲、是沒有什麼緣故，沒有什麼希望。有爲、是有了什麼緣故，有了什麼希望。

【解】那幾個讀書人，因爲他們所說的善惡，中峯和尚都說他們說得不對。所以就反過來問中峯和尚，究竟怎樣是善？怎樣是惡？中峯和尚告訴他們道：做有益旁人的事情，是善；做有益自己的事情，是惡。若是做的事情，可以使得旁人得到益處的，那怕罵人、打人，也都是善；做的事情，只有自己可以得到益處的，那就恭敬人，用禮貌待人，也都是惡。所以一個人的做善事，使得旁人得到利益的就是公，公就是真了；只想自己得到利益的，就是私，私就是假了。並且從良心上發出來做的善事，是真。只不過照例做做罷



了的，是假；並沒有什麼別的希望，可以得到，那末所做的善事，是真。因爲有別的希望，可以得到，纔去做的善事，是假；像這樣的種種，都應該自己細細的考察考察。

何謂端曲？今人見謹愿之士，類稱爲善而取之；聖人則寧取狂狷。至於謹愿之士，雖一鄉皆好，而必以爲德之賊；是世人之善惡，分明與聖人相反。推此一端，種種取舍，無有不謬；天地鬼神之福善禍淫，皆與聖人同是非，而不與世俗同取舍。凡欲積善，決不可徇耳目，惟從心源隱微處，默默洗滌，純是濟世之心，則爲端；苟有一毫媚世之心，即爲曲；純是愛人之心，則爲端；有一毫憤世之心，即爲曲；純是敬人之心，則爲端；有一毫玩世之心，即爲曲；皆當細辨。

【註】謹、是謹慎。愿、是不倔强，沒有用的意思。狂的人志氣極高，一切舉動，只向前進的。狷的人，是安分守己，不肯亂來的。謬、就是錯，也可

以說是荒唐。這裏的淫字，就是說惡人。徇字、是被他利用，受他差遣的意思。心源隱微處，是說這個心，剛剛動著念頭，還沒有人看得到的地方。這裏的洗滌兩個字，並不是放在水裏頭洗，是把心裏頭的惡念頭，去乾淨他。就是查察防備，不放這惡念頭起來。媚字、是討好人的意思。憤字、是心上不平的意思。玩世、是把世界上的人，來玩弄的意思。

【解】怎樣叫做端曲呢？現在的人，看見謹慎不倔强的人，大都稱他是善人，就喜歡他了；聖人本來喜歡不偏在一邊的人，因為這種人容易教導，但是不容易得到這種人。若是得到謹慎沒有用的人，就沒有可以使他敢作敢為的希望了。所以還不如要志氣高，只向前進的人，或是安分守己，不肯亂來的人，倒可以教導他，使得他上進。那些無用不倔强的人，儘管在鄉裏頭，大家都喜歡他，但是因為他們同了這些世俗人，隨波逐浪，一些沒有志氣，不能够希望他們上進，所以聖人一定要說這種人是傷害道德的賊。這樣看起來，是世俗人所說的善惡，明明是同聖人相反的了。世俗人說是善的，聖人

反說是惡的；世俗人說是惡的，聖人反說是善的。就把這一件事情，推廣到各件事情來講，世俗人所喜歡，或是不喜歡的人，完全同了聖人不一樣的。那末世俗人的看人，還有不錯的麼。天地鬼神，對善人一定報他福，對壞人一定報他禍的。天地鬼神認他是的，聖人也認他是的。天地鬼神認他不是的，聖人也認他不是的。天地鬼神看出來是，或者不是，同了聖人一定是一樣的。但是同了世俗人，就一定是相反的。世俗人所喜歡的，天地鬼神倒不喜歡。世俗人不喜歡的，天地鬼神倒反喜歡。所以凡是要積善功，決不可以被耳所喜歡的聲、目所喜歡的色，所利用，喜歡怎樣，就怎樣做。必須要從心裏頭剛剛發動，還沒有人看得到的時候，暗暗裏自己查察，自己防備，把這一個心，像洗衣服那樣的，要洗得清清淨淨，不可以放這個心轉到一些些的惡念頭上去。所以完全是救濟世人的心，是直；若是有一些討好世人的心就是曲。完全是愛人的心，是直；若是有一些對世人發出不平的心，就是曲。完全是恭敬世人的心，是直；若是有一些玩弄世人的心，就是曲。這都應該細

細的分辨的。

何謂陰陽？凡爲善而人知之，則爲陽善；爲善而人不知，則爲陰德。陰德，天報之；陽善，享世名。名，亦福也。名者，造物所忌；世之享盛名而實不副者，多有奇禍；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，陰陽之際微矣哉。

【註】造物、就是天地。因爲世界上所有的東西，都是天地造的，所以天地稱做造物。副字、是稱配的意思。咎、就是錯，同過字差不多的。橫被、是橫來的，無緣無故來的意思。驟字、是忽然來的意思。

【解】怎麼叫做陰陽呢？凡是一個人所做的善事，都被旁人知道的，叫陽善；做的善事，旁人都不知道的，叫陰德。有陰德的人，旁人雖然不知道他做善事，不知道他是善人，但是天自然知道的，會報應他的。有陽善的人，大家都曉得他，都稱讚他，那是他已經享受了世界上的好名譽了。享受好名譽

，雖然也是福，但是好名譽，是天地所犯忌的，不喜歡的。只要看世界上享受極大名譽的人，他實在沒有極大的功德，可以稱配他所享受的名譽，常常有遭著意想不到的橫禍；一個人並沒有過失錯處，倒反冤冤枉枉，受到橫來的惡名聲的人，他的子孫，就常常會忽然大大的發達起來的。因為並沒有過失錯處的人，大家都反要說壞他，這個人能够這樣的忍耐，不同旁人計較，他一生所積的善業，一定很多的，所以他的子孫，會忽然的大發達。這樣看起來，陰善陽善的分別，真是細微得很，不可以不細細的分辨的。

何謂是非？魯國之法，魯人有贖人臣妾於諸侯，皆受金於府，子貢贖人而不受金。孔子聞而惡之曰：賜失之矣。夫聖人舉事，可以移風易俗，而教道可施於百姓，非獨適己之行也。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，受金則爲不廉，何以相贖乎？自今以後，不復贖人於諸侯矣。

【註】這個臣字，並不是皇帝國王的臣子，是一個大人家裏的奴隸。古時候



窮苦的人，不能夠生活了，就自己把自己的身體，賣給富貴人家，男的叫做臣，女的叫做妾。或是這一國同了那一國打仗，打贏的國，捉到打輸那一國的百姓，當做奴隸，也叫臣妾。府、是管錢財的官。子貢、是孔夫子的弟子，理財的本領很好的。惡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的，就是恨的意思。賜、是子貢的名。道字、要在右角上邊加一圈，同導字一樣的，是引導的意思。適己、是自己痛快的意思。寡、就是少。

【解】怎麼叫做是非呢？從前春秋時代魯國定的一種國法，凡是自己國裏頭的百姓，被他國擄去做臣妾的，若是有人肯出金錢，向他國諸侯把這些人贖回來了，這個出金錢的人，就可以向官府那裏去領賞金的。大概從周朝末年，春秋時代一直到戰國時代，都是亂得很，有勢力的，就各自稱起王來了，或是稱公稱侯、都有的，大家都立起國來了大大小小，連了原有的各國，總共有十幾國，你攻打我，我攻打你，你吞併我，我吞併你這種人都叫諸侯。魯國是弱小的國，常常受他國的欺壓，被他國來攻打，百姓被擄去做臣妾的很

多，碰到了喜歡做善事的人，就可以代替被擄去的人，拿了金錢去贖回來的，贖了出來，這個人就可以自由了。並且那贖人的人，還可以到專門管理錢財的官那裏去，領賞錢哩。子貢是一位有錢的人，並且很熱心的，他也去替人家贖了被擄去的人。但是子貢雖然代替人贖了被擄去的人出來，子貢却不受魯國的賞金。在子貢一面講起來，不受賞金，是完全幫人家的忙，是很好意思。但是孔夫子聽到了，倒很恨子貢，說道：這件事賜做錯了。凡是聖人的一舉一動，不論什麼事情，都要做了可以把風俗改變好，可以教訓引導百姓大家做好人，這種事纔可以做得，不是單單爲了自己覺得爽快稱心，就去做的。現在魯國富的人少，窮的人多，若是受了賞錢，就要算貪財，那末不肯受貪財的名的人，同了錢不多的人，都不肯代替旁人贖人了。一定要很有錢的人，纔可以有力量去贖人了。恐怕從現在起，將來不再有向諸侯那裏去贖人的事情了。孔夫子恐怕子貢這樣辦法，礙到後來不肯再有贖人的人，所以要責備子貢。子路拯人於溺，其人謝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自今魯國多拯

人於溺矣。自俗眼觀之，子貢不受金爲優，子路之受牛爲劣；孔子則取由而黜賜焉。乃知人之爲善，不論現行而論流弊；不論一時而論久遠；不論一身而論天下。現行雖善，而其流足以害人；則似善而實非也；現行雖不善，而其流足以濟人，則非善而實是也；然此就一節論之耳。他如非義之義，非禮之禮，非信之信，非慈之慈，皆當抉擇。

【註】子路、也是孔夫子的弟子，精通武藝的。拯、是救的意思。劣、是不好，同了優字是相反的。由、是子路的名。黜字、是責備是不取的意思。現行、是眼前所做的事。流弊、是後來有弊端要流傳下去的意思。決擇是要自己決定去分別分別免得弄錯。

【解】子路看見一個人，跌在水裏頭去，把他救了起來。這個人拿一只牛來謝子路，子路不客氣的就受了。孔夫子知道了，很喜歡的說道：從現在起，魯國的人，若是有跌到水裏頭去的，來救的人，一定一天多一天了。因爲子

路是有勇氣救人的災難，被救的人，是肯很厚的報答救他的人。兩邊一個肯救，一個肯謝。可以勸勸世界上的人，大家都學他們的樣。這一件事，在世俗人的眼光看起來，子貢不受金，是好的，子路受牛，是不好的，不料孔夫子倒反稱讚子路，責備子貢。照這樣看起來，聖人的見解，同了世俗人，的確是兩樣的。要曉得一個人的做善事，不講眼前做得一時的爽快，要講做了有沒有流傳下去的弊端。不是講一時的對不對，要講長久的對不對。不是只講關係我一個人，要講關係天底下大眾的。現在所做的，雖然是善，但是流傳下去，要害人的，那就雖然像善，實在還是不善，現在所做的，雖然不是善，但是流傳下去，能够救濟人的，那就雖然像不善，實在倒是善。這不過拿一件事情來講講，還有種種，面子上是這樣實在不是這樣的事情，多得哩。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，叫義，但是有的時候，做應該做的事情，也有做錯的，做了倒反要壞事的。譬如有一個壞人，可以不必去寬放他的，有人把他寬放了，這寬放人的事不能够不算是義，但是寬放這個壞人，倒反使得他

膽子更加大了，壞事更加要做得多了。結果旁人受他的害，並且他自己也究竟犯了罪，反不如不寬放他，稍稍儆戒他一些，使得他不再犯罪的好。不寬放他，是非義，使得這個人不再犯罪，是義，這就叫非義之義。禮貌是人人應該有的，但是也有分寸的。譬如對待一個人，應該用六七分禮貌的，竟然有人用十二分的禮貌，那就過了分了。或者反使得那個人，自大起來，驕傲起來了。用禮貌對待人，是禮，但是過了分，反使得人驕傲起來，是非禮了，這就叫非禮之禮。信用是做人很要緊的事情，但是也要看事情的。譬如因為要顧全一些小事情的信用，倒反耽誤了大的事情，不能够顧全信用。顧全小的信用，是信，但是有時候因為要顧全小的信用，倒反使得大的信用，不能够顧全，就變成非信了，這就叫非信的信。慈是愛人，愛人本來是好事，但是對待小輩，或是隨便什麼人，因為過分愛了他，就碰到了應該責備他的時候，也不責備了，使得他就膽子更加大了，壞事更加做得多了大了，到底闖出大禍來了。愛人本來是慈，但是因為過分愛了，反使得人膽子更加大，



闖出大禍來，那就變成不慈了，這就叫非慈之慈。像這樣種種的事情，一不小心，就會壞事的。所以都應該要細細的把念頭決定，把事情認識清楚的。何謂偏正？昔呂文懿公，初辭相位，歸故里，海內仰之，如泰山北斗。有一鄉人，醉而詈之，呂公不動，謂其僕曰：醉者勿與較也。閉門謝之。逾年，其人犯死刑入獄。呂公始悔之曰：使當時稍與計較，送公家責治，可以小懲而大戒；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，不謂養成其惡，以至於此。此善心而行惡事者也。

【註】呂文懿公，名叫原，號叫逢源，是浙江省湖州府秀水縣人。明朝英宗皇帝正統年間的進士，翰林院編修，做過宰相，人極方正，一些不圓滑的。死後皇帝賜諡法，叫文懿，大家尊重他，所以稱他呂文懿公。故里，是舊家鄉。海內，就是國裏頭的意思。仰字，是大家佩服看重相信的意思。泰山，在山東省裏，是中國本部最高的山。北斗，就是北極星，是天上各種星所歸

向的一個大星。泰山北斗，是譬喻大家尊重恭敬這個人，當他做各種山裏頭的泰山，各種星裏頭的北斗星，意思就是沒有再勝過他的。閉門、就是關門。謝字、是不睬他的意思。逾、是過了的意思。較、是計較、就是認起真來。懲字、是警戒的意思。○編修、是翰林院裏頭一種官的名目。

【解】怎麼叫做偏正呢？從前呂文懿公剛剛辭掉宰相的位子，回到自己的老家鄉來。因為呂公做官做得好，國裏頭的人，大家都佩服他，看重他。像大衆是各種平常的小山，呂公是山裏頭最高最大的泰山，大衆是平常的小星，呂公是各種星裏頭最大最亮的北斗星，大家都看重他到這種地步。獨有一個鄉下人，喝醉了酒，罵呂公。呂公並不覺得自己身分大了，拿出威勢來。他只是些不動，並不發火，向自己的用人說道：這個人是喝醉了酒的，不要同他認真，就關了門不睬這個喝醉酒的人。過了一年，這個人犯了死罪，捉進監裏頭去了。呂公方纔懊悔說道：倘使這個喝醉酒的人，罵我的時候，稍稍同他計較計較，送到官廳裏頭去，輕輕的辦辦他。可以借了小的責罰，成

了大大的儆戒，他就不敢再放肆了。吾那個時候，只想存了厚道的心，就輕放他過去了。那裏知道，倒養成了他惡的性情了。他想罵了宰相，也沒有什麼不得了，就儘管放大了膽做惡事，直到犯了死罪，把性命都送掉，這是存了善心，倒反做了惡事的一種實在的事情。

又有以惡心而行善事者。如某家大富，值歲荒，窮民白晝搶粟於市；告之縣，縣不理，窮民愈肆，遂私執而困辱之，衆始定；不然，幾亂矣。故善者爲正，惡者爲偏，人皆知之；其以善心而行惡事者，正中偏也；以惡心而行善事者，偏中正也；不可不知。

【註】值、是碰到的意思。粟、就是米。肆、就是放肆。困辱、是捉住了出他的醜。

【解】也有存了惡心，倒反做了善事的。像有一個大富的人家，恰巧碰到了荒年，窮百姓白天在市面上搶米，這個大富的人家，把這個搶米的人送到縣

官那裏去告他，縣官不肯受理這件案子，這些窮百姓，看見縣官不受理，就膽子更加大了，更加放肆橫行了。這大富人家，就私底下把這個搶米的人拿住了，把他關了起來，還要出他的醜。那些搶米的人，怕這大富人家要拿人，倒反定了，不搶米了。倘然不是這樣的拿來辦一個榜樣，大家搶起米來，市面幾幾乎要亂了。所以善是正，惡是偏，自然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也有存了善心，倒反做成了惡事的，那就存心雖然是正，結果變成了偏，只可以稱做正中的偏，不可以說正中的正了。不過也有存了惡心倒反做成了善事的，那存心雖然是偏，結果倒反變成了正，那就可以說是偏中的正，不說是偏中的偏了。這種道理，大家不可以不知道的。

何謂半滿？易曰：善不積，不足以成名；惡不積，不足以滅身。書曰：商罪貫盈，如貯物於器。勤而積之，則滿；懈而不積，則不滿。此一說也。

【註】滅身、就是殺身的大禍。貫字、是穿的意思。盈字、是滿的意思。罪貫盈、是說罪孽像錢穿滿了一串的樣子。因爲一串錢，是很多的，罪孽也像那樣的多，是多極了。貯字、是收藏的意思。懈字、是懶惰不勤的意思。

【解】怎麼叫做半滿呢？易經上說：一個人不積善，不會成好名譽的。不積惡，不會有殺身大禍的。書經上說：商朝的罪孽，像穿的一串錢那樣的滿。因爲一國的王，是代表全國的。紂王是商朝的王，可以代表商朝的，所以紂王惡貫滿盈，就可以說商朝惡貫滿盈。所說的積善積惡，像收藏東西在一個傢伙裏頭，很勤的天天收藏起來，一天多積一天，積積就滿了。若是懶惰些，不去收藏存積起來，那就不會滿了，這是講半善滿善的一種說法。

昔有某氏女入寺，欲施而無財，止有錢二文，捐而與之，主席者親爲懺悔；及後入宮富貴，攜數千金入寺捨之，主僧惟令其徒回向而已。因問曰：吾前施錢二文，師親爲懺悔，今施數千金，而師不回向，何



也？曰：前者物雖薄，而施心甚真，非老僧親懺，不足報德；今物雖厚，而施心不若前日之切，令人代懺足矣。此千金爲半，而二文爲滿也。鍾離授丹於呂祖，點鐵爲金，可以濟世。呂問曰：終變否？曰：五百年後，當復本質。呂曰：如此則害五百年後人矣，吾不願爲也。曰：修仙要積三千功行，汝此一言，三千功行已滿矣。此又一說也。

【註】主席、就是前面有過的主僧一樣的。攜、就是拿。徒、是弟子。數千金、就是幾千兩銀子。鍾離、名叫權，是漢朝時代的人，後來成仙的。呂祖的名字，是一個巖字，號洞賓，唐朝時代的人，發過科甲的，做過兩次縣官。有一次碰到一位仙人，就是鍾離。鍾離把道教裏頭所煉的丹給呂祖，並且教呂祖修仙的方法。呂祖就跟了鍾離到陝西省西安府長安縣的終南山裏頭去修，後來得道的。本質、是本來的質地。○道教裏頭，有一種煉丹的方法。煉成功了，有種種的用處。不是幾句話說得明白的，不過曉得有這麼一

件事就是了。

【解】從前有某姓人家的一個女子，到一處佛寺裏去，要施送錢給寺裏頭，可惜沒有多錢，身上只有二文錢，就拿來施給和尚。那裏曉得這個寺裏的主席和尚，竟然親自替他在佛面前回向求懺悔。到後來、這個女子進了皇帝的宮裏頭去，又富又貴了，帶了幾千兩銀子到寺裏來施助。那裏知道這位主僧，只不過叫他的徒弟，替那女子回向罷了。那女子不懂這個和尚，爲什麼前後顛倒到這種樣子？所以問主僧道：吾從前不過施二文錢，師父就親自替我懺悔。現在我施了幾千兩銀子，師父倒不替我回向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主僧回答道：從前施二文錢，雖然施的錢很薄，但是你施錢的心，很真切的，所以不是我老和尚親自替你懺悔，不够報你真切的功德。現在錢雖然多，但是施錢的心，不像從前的真切。叫人代你懺悔，也就够了，不必要我親自求了。這就是幾千兩銀子，倒反算一半的善。二文錢，倒反算完滿的善。全在這個心真不真的分別了。又鍾離把他煉丹的方法，傳給呂祖，用那種丹點在

鐵上，就能夠變成黃金，可以拿來救濟世界上的苦人。呂祖問道：變了金，到底會不會仍舊變成鐵的。鍾離道：五百年後，仍舊要變回本來的鐵質的。呂祖道：五百年後仍舊要變成鐵的，那不是就害了五百年後的人，拿了黃金變成鐵了麼，我不願意做這種害人的事情。鍾離叫呂祖點鐵變成黃金，實在是試試呂祖的心。現在聽到呂祖不肯貪眼前的便宜，害後來的人，這種存心，是很好的，功德很大的。所以向呂祖說道：修仙要積滿三千件有功德的事情，你這一句話，三千件有功德的事情，已經可以說是做圓滿了。這是半善滿善的又一種說法。

又爲善而心不著善，則隨所成就，皆得圓滿。心著於善，雖終身勤勵，止於半善而已。譬如以財濟人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，是謂三輪體空，是謂一心清淨，則斗粟可以種無涯之福，一文可以消千劫之罪，倘此心未忘，雖黃金萬鎰，福不滿也。此又一說